



乡关何处

个不是简单的变和不变的问题，我只是写了他在某种背景下的某种状态。我写完这个小说后，心里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人是两个极端的混合体，他是特别复杂的，又是特别简单的。老谋深算和天真烂漫是可以同时并存在一个人身上的，在这样一个前提下，我觉得人做出任何事情，都不算意料之外。

恋恋乡情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生活在浙江宁海，说自己“在当地闭着眼睛都能到处开车”。能不能站在个人的角度上，为我们介绍一下家乡的风土人情、亮点所在？

张忌：宁海是典型的浙江的一个县城，历史漫长。土地少，有山有海，七山二水一分田。我觉得百度上可能会比我说得更清楚。（笑）

宁海最有意思的是它的文化。建国前，宁海属于台州，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，属于宁波。而且，宁海的位置也处于宁波和台州的交界处。虽然宁海的文化底子里属于天台山文化，但它也同时有宁波文化的影子。台州文化要显得粗犷一些，硬一些。宁波文化要精致一些，软一些。宁海因为位置的缘故，两者都会兼而有之。所以宁海人不同于台州人，也跟宁波人有所区别。当然，要感受这种区别，还得去切身体会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现在宁海那种老派的小店还有吗？你最常逛什么小店？

张忌：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再小的店也都变成超市了。对于这些小店的记忆，大多来自于我的童年。



上图：对于那些小店的记忆，大多来自童年。



记忆里，那种店里都会有一个老人，穿着旧时服装，干净，说话和气。那些糕点糖果都会被装在大大小小的玻璃罐里。不晓得是不是那些玻璃罐的缘故，那些糕点糖果会显得特别诱人。事实上，这样的记忆其实并不坚固。我是1979年生人，差不多也能算个80后。我印象里，很快，那种小店便不存在了。各种塑料制品，各种包装艳丽的玩具和食品很快就在那些小店里出现了。但我还是特别怀念那种小店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怀念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像宁海这样的江南的小城镇，像关于家园、乡愁的若隐若现的主题，是否永远是你创作上不竭的灵感之一？

张忌：我在很早以前的一个采访里头曾经说过，我觉得县城是

一个作家特别合适的位置，他跟都市和农村保持着一个特别好的连接，能让你对城市和农村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体会。而且县城的尺寸也特别好，它并不那么小，不会小得失去丰富性。它也不那么大，大得让你迷茫，无从着手。从我个人来讲，我不喜欢大城市。在大城市里呆着，我会有慌张的感觉，没有身份的认同感。或许这也是我的缺陷，我不知道。但起码我现在感觉很舒服，不管在生活上，还是创作上。

关于创作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的文字，正如评论界注意到的，仿佛小津安二郎、是枝裕和电影的“平面化”——